



考神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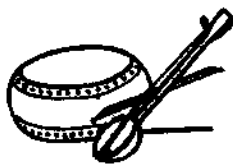
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编

农村读物出版社

唱詞集

考神婆

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編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 內 容 說 明 ·

这个集子包括四篇唱詞。《考神婆》写一个区干部故意叫人装病，让神婆来治，神婆果然中計，鬧出不少笑話；她那一貫的騙局，就被当众揭穿了。《巫婆現形記》写一个巫婆給人看病，說有妖精为害，她还暗里用白面蒸了个“老狗精”，准备“降妖”时把它吃掉，不料白面的“老狗精”被人换成了泥做的，結果吞不下，当场露底。《皇历迷》写一个人迷信旧皇历，因此吃了一回大苦头。《刘二姐算卦》是傳統小段，揭发算卦的欺騙勾当。

考 神 婆 (唱詞集)

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編 (北京王府大街 64 号)

农村讀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13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 印張 1 · 字數 15,000

1963年11月第1版·196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印數 00,001—50,000

統一書号: T10168 · 31

定价: (四)八分

目 录

- 考神婆 (鼓詞) 賈怀玉、王令則、王全有、
秦文凤、申法群集体創作 (1)
- 巫婆現形記 (唱詞) 馬新坤 (9)
- 皇历迷 (沔阳漁鼓) 龔本槐 (21)
- 刘二姐算卦 (唱詞) 刘为志、苏继波整理 (25)

考 神 婆

(裁 词)

贾怀玉 王令则 王全有
秦文凤 申法群 集体创作

神仙鬼怪哪里来？
都是愚人瞎安排；
神婆法马胡作怪，
装神弄鬼为发财。
平顺县歇山村出了一件事，
那个村有个孟六孩，
孟六孩女儿得下病，
生了个孩子没有奶，
到安嘴请来个神婆子，
一看就说是鬼怪，
鸡蛋要了八十个，
还要了三牲祭礼一大抬。
歇山请来神婆子，
邻近的村里都传开，
北头村有个民事主任，

特地跑到馱山請神來，
主任見了神婆子，
叫一聲：“老太太，
我村教員得下病，
請你給他消消災，
他家也在你二區住，
管保對你好招待。”
神婆子說道：“好好好！
照顧鄉親理應該。”
隨主任就往北頭去，
轉彎抹角來得快，
她一邊走來一邊想，
這一趟又能發洋財。
村里人一見神婆到，
男男女女跟上來，
一直跟到學校里，
前後站了好幾排。
只見那教員躺炕上，
蓋着被子打唉唉，
旁邊還有個申同志，
他替教員當招待，
把神婆讓到炕上坐，
開言叫聲：“老太太，
我家也在二區住，

和咱这教員一道来，
不知他得下什么病，
眼也不睜头也不抬，
八九天沒喝一口水，
滿口胡說打唉唉。”
神婆子揭开被子看，
只見那教員嘴一歪，
长长出了一口气，
把头摆了好几摆。
神婆子趁空摸了摸手，
一口断定是邪災，
要一碗凉水三枝筷，
又念道：“是神是鬼上柱来！”
把筷子立在凉水里，
她說：“这病很厉害。”
申同志說：“对对对！
依我看也难治过来。
老人家你要能治这个病，
麦子給你两布袋。”
神婆一听滿面笑：
“乡亲们不用讲錢財，
只要能治好他的病，
喝口开水也痛快。”
老申說：“我村有个老猪精，

也許是我帶將來。”

神婆說道：“對對對！

你看他嘴又張來頭又擺。”

老申說，“除了豬精來作怪，

你看他還有什麼災？”

神婆說，“他父親許過關老爺五斤肉，

臨死不願費錢財，

因為欠下這筆債，

關老爺把他的真魂押起來。”

神婆這裡才說罷，

那教員少氣無力把口開。

教員說：“老人家說的實在對，

一說我就想起來，

果然許過五斤肉，

到後來忘了沒有買，

只要老爺饒過我，

頂高好戲唱一台。”

神婆一听更有勁，

她說道：“當下免你三分災。

關老爺差了十二個鬼，

時刻與你緊相換，

要知道都是哪些鬼，

先問你每日夢見是誰來？”

教員說：“這幾天閉住眼睛就作夢，

是神是鬼分不开；
梦见起荣和三虎，
还有連柱和瘦孩，
申法群来王全有，
还有些认不清楚是誰来。”
神婆說：“王全有是个屈死鬼，
只是开过一次怀；
后来得下月子病，
临死沒有使棺材。”
神婆子讲出这句话，
男男女女笑起来。
神婆子不知大家为啥笑，
只当是夸她好口才，
这才越說越有勁，
順口随便瞎鋪排：
“二十个鸡蛋五斤肉，
还要一桌全供菜，
香烛紙馬样样有，
七尺青来三尺白……”
老申說：“这些东西沒处买。”
神婆說：“且用草棒頂起来，
要是缺了哪几样，
到以后折成价錢我去买。
暫且舀上一碗水，

我先給他去消災，
要你們三撮面來三撮米，
我給你送到大門外。”
申同志給她弄停當，
那神婆念念有詞活作怪。
正端着水碗往外送，
急得教員跳起來。
教員叫聲：“申同志，
你看這事該不該？
我本來沒有一點病，
你們叫我強裝災，
上場說是一小會，
為什麼尽管胡鋪排？
把我悶了一后晌，
悶得我氣也上不上來。”
神婆子一見瞪了眼，
內里的機關解不開。
全體群眾哈哈笑，
小孩們笑得跌倒起不來。
申同志只把神婆叫，
“聽我給你講明白，
我的名字申法群，
區上派我到这里來。
我領導群眾反迷信，

你借迷信发洋財，
因此我們定下計，
弄一个哑謎叫你猜。”
老申指着村干部，
一个一个数起来：
“这是起菜这是三虎，
这是連柱这是瘦孩，
这个大汉王全有，
你看他开过几次怀？
这些人一个一个都还在，
誰給关老爷出过差？”
神婆子知道是自己的錯，
低下头来不敢抬，
她只說：“千錯万錯我的錯，
只怨我想取輕巧財，
申同志这回饒了我，
再不敢装神弄鬼作买卖。”
老申說：“今天可以放你走，
必須把騙人的底細說明白。”
老婆子只好說了老实话，
大家对她批評开：
这个說：“原来都是你作怪！”
那个說：“你这家伙貪发財！”
你一句来他一句，

老婆子手脚没处摆。
三十六着走为上，
她抽了个空儿开小差。

巫婆現形記

(唱 詞)

馬新坤

說一位老汉赵永胜，
他有个闺女叫銀凤。
赵銀凤年长二十四岁，
模样长得可真齐整：
一双細眉濃又黑，
水灵灵两只大眼睛，
漫长的臉龐尖下巴，
小嘴翻动賽花紅。
嗨，赵銀凤不但容貌好，
論干活妇女行里头一名。
俗話說好花惹人愛，
年青人誰不想跟銀凤把亲成！
可就是，銀凤早就有主見，
心眼里早就相中人一名。
这个人就在东庄住，
姓杜名华，是个能干的好后生。

赵老汉各項政策都拥护，
他就是自由恋爱搞不通。
他觉得自找对象是丑事，
比不得“明媒正娶”是正經。
他气得，直想把銀凤訓一頓，
又恐怕落个封建包办罪非輕。
老头偷偷托人把媒說，
把銀凤許給唐庄的宋大成。
那一天男方来人送彩礼，
小銀凤还在鼓里矇。

(夹白)这是怎么回事呀？

赵老汉这时才把实話讲：

“凤儿，怨你爹事先沒把話說明。

俗話說男大当娶，女大当嫁，

你如今已有二十四冬。

两月前托你保嬸把媒說，

定亲事就是唐庄宋大成。

宋大成年紀二十八，

那模样保准你相中。

他家里有处好宅院，

搞副业要数人家心眼灵。

手里常存几百块，

小日子过得似火紅。

这門亲事打着灯籠也难找，

閨女呀！我看你不会想不通？”

小銀凤聞听此言恼又恨，

只气得万丈心火往上涌。

她嘴里不說心里怨：

老爹爹办事理不通。

新社会婚姻大事自作主。

婚姻法中有規定。

封建包办要不得，

誰說誰与人家把亲戚！

赵老汉見她閨女不說話，

还只当这件亲事她依从啦。

他收下彩礼且不表，

这一下可把銀凤“吭”啦。

銀凤眼看着心爱之人被拆散，

就好像一盆炭火被水冲。

心里有火得了病，

发高烧，三十九度还往上升，

嘴里不住說胡話，

唉声叹气睡不宁。

赵老汉見此光景心暗想：

“必然是遇上了鬼神和妖精。”

他认定这病是邪病，

不懂得病理瞎充能。

众乡亲劝他求医他不去，

偏要請神婆害人精。

这神婆姓刘就在临村住，

是一个好吃懶做的寄生虫。

在如今不勞而食行不通，

她只好編一套鬼話把人瞞。

为这事群众批評她好几次，

要論說，如今誰还信这一宗？

可惜是封建殘余未扫尽，

还需要繼續反对来斗争。

赵永胜生产劳动人人贊，

可就是他还信神信鬼信妖精。

閨女有病不求医，

他偷偷去把神婆請。

刘神婆請到他家里，

这巫婆盯住銀凤看一通。

把銀凤气得直瞪眼，

她硬說，“看，这个妖精可真是凶！”

赵老汉忙問在哪里？

神婆說，“你沒有仙眼看不清。

这妖怪脑袋瓜子賽柳斗，

两只眼睛像銅鈴；

身上毛足有二尺长，

獠牙也有一尺零。

要知道他是啥精气，

正是你家坟后槐树上的老狗精。”

赵老汉一听心害怕，

“那——那就該請来天将降妖精呀！”

神婆說是“那当然，

不过您得先把祭錢祭礼呈。”

(白)这是要錢哩！

老汉掏出五块錢，

神婆說：“五块錢哪能降妖精！

你知道我請的天将是哪个？”

(白)“哪一个呀？”

“正是那当年大鬧天宮的齐天大圣孙悟
空。”

老汉赶庙会看过《火焰山》，

最佩服孙悟空的大本領。

他心想牛魔王碰到他手里都不沾，

老狗精保險更不中。

他想到这里心高兴，

又掏出五元大錢双手呈。

刘神婆滿心欢喜接过錢，

赵老汉催他快把猴王請。

神婆說：“現在我就去，”

装模作样閉上两眼睛。

一边不住念咒語，

只听她嘴里乱哼哼。